

杂文随笔自选集
冯骥才



冯骥才杂文随笔自选集

冯骥才 著

群言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骥才杂文随笔自选集/冯骥才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12

ISBN 7-80080-155-1

I. 冯…

I. 冯…

Ⅱ. ①杂文—中国—当代—选集

②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IV. I267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印刷厂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 插页 148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天津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32 定价:7.20 元

随笔为快

(自序)

中国画及至宋代，出现了梁楷，开创了泼墨画，便展现出一派新境界。

每作此画，都是先将水墨随意泼洒在纸上。白纸黑墨，相融相渍，千形万态，自然呈现；有如天上浮云，似鸟似船似瓶似靴，或似一片遥远辽阔的风景。画家忽有所感，引发形象的联想，便从中涉笔，于是一个神所活现又意趣横生的形象被创造出来。

这种泼墨之作，对于画家，最大的快乐并非在画成之后，而是在作画的过程中。画家在落笔之前，既无意念，变无形象，甚至没有任何指定内容。全凭那淋漓满纸的水墨所触动，灵性勃发，意味陡生，再须由此情此趣，一路添加笔墨，终成一幅神气天然之作。这种作画之前，绝非“胸有成竹”，而是“胸无成竹”。

胸无成竹，一任天然，信手由缰，看似天成。这般作画真可谓其乐无穷也。

写作有时也有这种“胸无成竹”的快乐么？自然有！那时，偶有触动，忽生念头，提笔便写，顺情而流，顺流而泻。其间，那些真知灼见，哲理诗情，佳句妙话，有如过年时燃放烟火，燥然迸发，满篇辉煌。无须事先谋篇布局，无须起伏有致的刻意安排，更无须“胸有成竹”那样的自我限定，而是一如泼墨作画尽情地享

受那种快感。

这种写作，非小说，非理论，乃是随笔文章也。

随笔成章，随笔为快，倘若过后还能编集成书，供人阅读，则是一种更大的快乐了。

然而，开明书店的小魏先生为此书连编带校，还要收集散稿，此间正值三伏，每见他必是汗头汗脸。我快乐，他辛苦，唯有深深道谢。

明日将赴东瀛举办画展，今夜匆匆写这几句，过过笔瘾，也做为新编随笔集之序耳。

冯骥才

1994年4月

于津门俯仰堂

目 录

- 1 摸书
- 3 大年夜放爆竹有感
- 5 龙年反龙
- 7 谁撕碎张艺谋的照片
- 9 关于艺术家
- 11 艺术在哪里
- 16 如果没有艺术
- 18 边看边说
- 24 我非画家
- 26 遵从生命
- 28 告别梦境
- 30 艺术：上帝做过的事
- 34 我心中的文学
- 40 文学的生命
- 43 在两种无可奈何之间
- 45 闲扯
- 47 趣说散文
- 49 与本书无关的话

- 50 拾了些小石子儿
52 秋天里的感想
54 不喜欢吃煮熟的
56 谈“悟”
58 顺应与反叛
61 平面轰炸
64 一个糊涂的口号
67 请君快快降下来
69 禁炮不如限炮

72 东方与西方
73 西方人与人
75 服装和个性
77 入关
79 选择权是谁的
81 我们是纳税人
83 抢劫
85 巨笼
87 爱做事的哈克
89 特色
91 美国人的规矩
93 美国人
95 再说美国人
97 又说美国人
99 还说美国人
101 墓地

- 104 老东西
- 106 灯光的妙用
- 108 公德
- 110 买鞋
- 112 细菌一样的广告
- 114 修整大苹果
- 116 旗子和国旗
- 118 日本货
- 120 公路与法
- 123 美国小皇帝
- 125 电脑文学
- 127 纽约的中国城
- 129 “美国是一个裸体”
- 132 送礼
- 134 欠债
- 137 秘书
- 140 在加拿大找加拿大
- 142 玩悬
- 144 寻根
- 147 洋人的玩具
- 149 前卫画
- 152 演讲
- 155 哈娜哭了
- 158 时间
- 161 买和卖
- 164 西部情调

- 167 钱和文化
170 想象
173 新加坡一二三
181 漫话旅店
186 口罩、卡拉 OK 和文明

- 188 足球的精神
190 被困的球神
192 巴西人与上帝
194 别怨怪美国人
196 开篇说开幕
198 意外生光彩
200 巴西人胜在“我中有你”
202 今天的马拉多纳
204 不变自败
206 “我是最好的”
208 尴尬的预言家
210 被夸大的意大利
212 球星的魅力
214 吻一吻沙特
216 $24-16=?$
218 无神的球坛
220 人类的天性
222 矛与盾的较量
224 上帝放弃意大利

摸 书

名叫莫拉这位老妇人嗜书如命。她认真地对我说：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书里。”

“世界上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把宇宙放在书里还有富裕。”
我说。

她笑了，点点头表示同意，又说：

“我收藏了四千多本书，每天晚上必须用眼扫一遍，才肯关灯睡觉。”

她真有趣。我说：

“书，有时候不需要读，摸一摸就很美，很满足了。”

她大叫：“我也这样，常摸书。”她愉快地虚拟着摸书的动作。烁烁目光真诚地表示她是我的知音。

谈话是个相互寻找与自我寻找的过程。这谈话使我高兴，因为既找到知己，又发现到自己一个美妙的习惯，就是摸书。

闲时，从书架上抽下几本新新旧旧的书来，或许是某位哲人文字的大脑，或许是某位幻想者迷人的呓语，或许是人类某种思维兴衰全过程的记录——这全凭一时兴趣，心血来潮。有的书早已读过，或再三读过，有的书买来就立在架上；此时也并非想读，不过翻翻、看看、摸摸而已。未读的书是一片密封着的诱惑人的世界，里边肯定有趣味更有智慧；打开来读是种享受，放在手中

不轻易去打开也是一种享受；而凡是读过的书，都成为有生命的了，就像一个个朋友，我熟悉它们的情感与情感方式，它们每个珍贵的细节，包括曾把我熄灭的思想重新燃亮的某一句话……翻翻、看看、摸摸，回味、重温、再体验，这就够了。何必再去读呢？

当一本古旧书拿在手里，它给我的感受便是另一般滋味。不仅它的内容，一切一切，都与今天相去遥远。那封面的风格，内页的版式，印刷的字体，都带着那时代独有的气息与永难回复的风韵，并从磨损变黄的纸页中生动地散发出来。也许这书没有多少耐读的内涵，也没有多少经久不衰的思想价值，它在手中更像一件古旧器物。它的文化价值反成为第一位的了，这文化的意味无法读出来，只要看看、摸摸，就能感受到。

莫拉说，她过世的丈夫是个书虫子。她藏书及其嗜好，一半来自她的丈夫。她丈夫终日在书房里，读书之外，便是把那些书搬来搬去，翻一翻、看一看、摸一摸。每每此时，“他像醉汉泡在酒缸里，这才叫真醉了呢！”她说。她的神气好似看到了过去一幅迷人的画。

我忽然想到一句话：“人与书的境界是超越读。”但我没说，因为她早已懂得。

大年夜放爆竹有感

年的高潮，要算三十夜千家万户除旧更新放爆竹那一刻了。津地民俗，尤重过年，过年尤重这一场大放爆竹的活动。此举一为驱邪，二为迎新，不用通知，不用号召，每到此时此刻，鞭炮齐鸣，有如万炮轰天，盈耳震耳如雷贯耳不绝于耳。我生在长在这块热烘烘土地上，对孩提时代醉心的回忆，常常与大年夜雪地里寒冷中吹香头点燃药捻的情景丝丝相连。即使人到中年，年前忘了买鸡买鱼买花买年画买“肥猪拱门”，也不曾忘掉买一堆大红大绿的花炮兴冲冲预备着。

然而，这之中有一次感受最深最强最异样。

那一年过得不松心。“文革”正是吃紧的时候。临近年根，街道治保会通知各家，年夜不准燃放爆竹，说是防止阶级敌人乘机搞破坏，还说放炮易暴露城市目标，招致敌机来轰炸。这一下心头登时收紧，只觉得年意上沉沉压着个什么东西，兴致不起来了。

我年年都到母亲家吃年夜饭。那时没有电视，无色无光无味，只叮叮当当相互碰了酒杯道声“平安”。平安即是福吧。午夜从母亲家走出来，寒气透衣入骨，家家都还点灯，人们都躲在家中闷闷团聚，偶有三三两两断断续续爆竹声，不知哪些个胆大妄为者，反给这年这夜更添寂寥。好一个沮丧的年。

正是子午交替时辰，正是该放爆竹时刻，忽然不知哪里，或东或西或南或北，“嘭——嘭”几声大两响震裂寂寞，紧接着就有鞭炮东西南北远近横斜随之响起，宛如疾雷骤雨，铺天盖地，瞬息而至。一惊未醒，却见街两旁黑糊糊平台上都伸出大竹竿，竿头挑着大挂长鞭“劈劈啪啪”点着。顷刻间，仿佛被压抑着的万籁一同爆发，恣意宣泄，埋藏心里的火树银花，纷纷升飞，照亮寒空。任什么禁令再制约不住。一片连天的炮声、闪烁的火光、浓浓的药香，把我紧紧包裹。我本想拔腿跑回家加入这震天动地的壮举，但没动劲，长久站在冰天雪地里，感受这放肆的轰鸣，这执拗的民意，这发自人民心底最真实的呼喊。民心竟然如此一致，在那窒息的岁月，给了我多大的力量和勇气。以古老的驱邪方式表达他们鲜明的善恶，我们的人民真是再聪明再巧妙不过了。

再一次，便是粉碎“四人帮”头一年那几乎震破耳鼓的炮声。在这一年一度鞭炮声中注入那么充实的内涵，常常令我深思。

自古民意不可违。“四人帮”强奸民意，最终落得惨败，这便是历史提供的例证。反过来，如今改革开放政策，富国强民；当地政府年年为百姓做十件好事，年首宣布，年尾兑现。顺乎民意，造福人民，人民自然也必然拿心去拥护了。

荀况《天论》开头有这几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这条古训当为我们牢牢记取。

丙寅除夕

龙年反龙

今年龙年，到处闹龙。满眼见龙，满耳听龙，报刊电视成本大套谈龙说龙赞龙唱龙，把一切沾上龙的都挑出来挖出来捧出来，从龙灯龙舟龙虾龙门龙须菜龙卷风龙井茶龙头拐杖到龙的传人。真应上一句老话：龙行一步，百草沾恩。似乎龙就是中华民族的化身。龙头龙尾龙眼龙嘴龙腾龙飞。刹时间掀起一阵新的拜龙狂，一阵龙时髦。买条印龙的手绢也应时也吉祥。历史真是一本糊涂帐，稀里糊涂拉着人们盲听盲从。

关于龙的由来，已有众多文人做了详尽的考证，其说不一。但其中一种推测与我不谋而合，即龙的形象来源于闪电。人活着一日也离不开水。在尚不能解释和掌握大自然现象的古远年代，人们靠天吃饭。干旱则禾枯是灾，雨肆则河淹是祸，吉凶难测，归之于神。

每当天落大雨，狂风大作，黑云翻滚，闪电穿过层层乌云照亮天宇。风雨雷电是一齐来的，古人便以为这出没云端的闪电，就是兴云降雨的神。冥顽未凿的大脑，便从这狰狞刺目的闪电形象，臆造出龙的形象来。龙一形成，即被人们顶礼膜拜；乞求甘霖，惧怕洪害，龙便是生灵祸福的主宰者，一种至高无上令人生畏的象征形象。比起中国其它动物象征形象，如鱼如猪如马如凤皆不同。这些形象或敦厚或善良或雄强或喜庆，而龙散发一股凶

074829

恶狰狞的气息；火眼金睛，张牙舞爪，喷发烈焰。人造的形象都是心理的形象。面对这咄咄逼人法力无边的神龙，人们既讨好它又恐惧它。为此，好龙的叶公也怕龙。

龙的形象深深透入中国文化，不止于它能呼风唤雨，统管江河湖海，更由于它还曾是皇权的象征。皇帝为了加强统治，将龙以自比。自称真龙天子，穿龙袍坐龙椅睡龙床乘龙輿住龙宫。在封建时代，唯皇帝一切用品，以龙形为标志为装饰为符号为代号。皇帝对龙有专用权。皇帝再聪明不过，这一下，就把神对人的威慑，变成人对人的威慑。把靠天吃饭改为靠皇上吃饭。不单皇上，七品知县也是衣食父母。天上的龙，成了地上的龙，生灵的主宰换做皇帝。龙的形象与皇帝的形象合二而一，这就给人们以双重的心理重负。忽而龙颜大悦忽而龙颜大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命如蝼蚁的小百姓则不能自己。今人很难体会昔时龙的威严龙的骄横龙的专制；辛亥革命推翻龙座，但龙的阴影并未在中华大地消逝。

龙年闹龙，这里反龙，为了给龙以清醒以反省以沉思，为了使龙永远只做为一种造型一种装饰一种古老的艺术图形，为了使龙不再变成神或变成人！人们再不遭受它的扼制与愚弄。那就要再不靠天吃饭靠龙吃饭靠谁吃饭，而是自信自强，把命运真正并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1988年2月12日

谁撕碎张艺谋的照片

在电影《红高粱》引起激烈争端之际，我请本刊记者，向张艺谋导演要几封他挨骂的信，同时告诉他，要把他的照片扯碎后刊在《艺术家》封面上。他表示同意，同时从手边挑出几封挨骂挨得最凶的信来，转交给我。我笑了，心想他必定是神会我此举的本意。

回顾我国电影史，恐怕尚无一部电影引起过如此广泛、如此剧烈的争端，这种大混战式的欣赏现象——红高粱现象，背景并非来自什么长官干预，而是深刻的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因素。这就很有趣了，很正常了，很有研究价值了。特别是有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研究价值。某家报社的编辑，要我为“名人谈电影《红高粱》”写一篇表态式文章。我反问，为什么？长官不宜表态，便要名人下结论吗？为什么总要急于给一部文艺作品定性？为什么我们忍受不了在争端中长久存在的作品呢？为什么不使广大观众各种观点见解更无顾忌更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呢？文艺批评向例有两个层面，一是属于舞文弄墨批评家的，一是属于茶余饭后信口直言老百姓的。可是我们总是忽略后者，忽略文艺的真正对象的反应。而这反应所传达出的社会心态和民族心态，尚需要再批评。我很有兴趣，把文艺欣赏现象引入社会学批评或文化学批评。但这是社会学者和文化学者们该做的事，也是文艺批评家

们该做的事，可惜现在还没人做。本刊不过为他们一旦想做这事时，准备一些有关信息和第一手材料，同时挑起积极的思想争端，把各种观点强调得更明朗些。

我在《三寸金莲》发表后，也曾收到一批挨骂信，我选出十几封寄到上海一家杂志社，请他们发表出来。这家杂志将这些信按下没发，好意告我这是为了“维护作家的形象”。其实艺术家的形象不需维护，不需化妆，只要一种真实的存在。艺术家是不怕挨骂的，他要做的正是刺痛人们那根麻木的神经，刺痛的同时难免挨上重重的几拳几脚的回敬。艺术家的追求，就是要寻找埋藏不安而表面平静的区域爆破，而不是人云亦云，重复前人对生活的答案，以美梦催眠。他总是在人们歧见的交叉点上，大胆甚至过激地放上自己的见解。那么艺术家所寻求的社会反馈时，盲目的赞美便远不如被激怒的神情更使之兴奋。因为艺术家的思维特征，是一种逆向的，无论是在认识上的还是在审美上的。

张艺谋导演肯把他挨骂的信公诸于众，肯同意撕碎他的照片，这体现他令人钦羡的自信。因为撕碎他的照片不是本刊，而是舆论，是一种现实。面对这现实依然充满勇气的艺术家，必定心中有自己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而这样做的本身，也是对浅薄的艺术、功利者和目前庸俗的文艺批评现象的一种挑战。

1988年8月于天津